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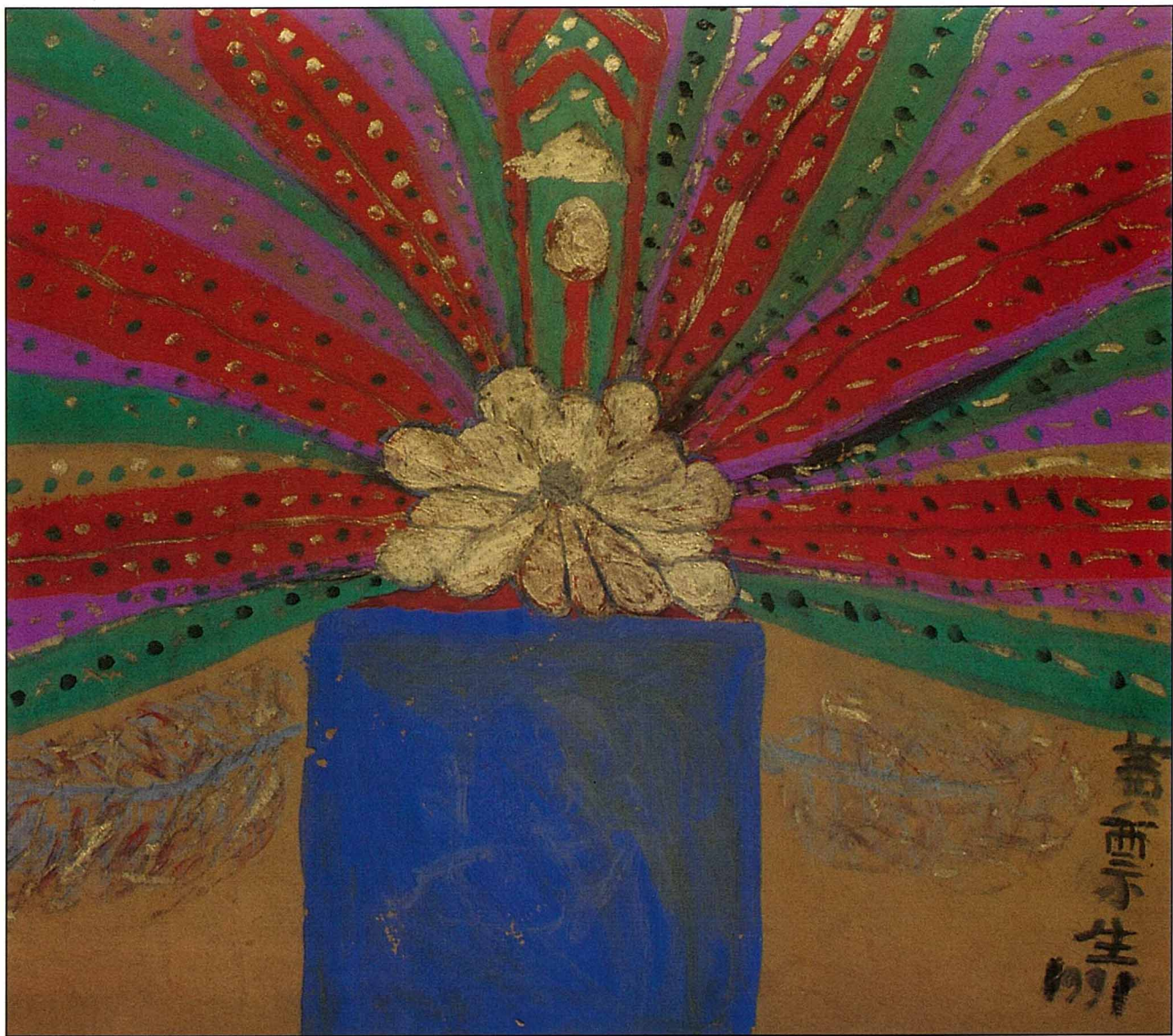
山中彩筆畫浮生——黃票生



【圖一】

《黃票生台語開講》

- 阮是歹命種田郎，細漢五歲死父母；阿姊好心飼阮大漢來做人。
- 細漢失栽培，大漢就連廻。無論種田、捉魚、挖煤、開山、種水果，阮每項都認命去做。
- 阮畫圖時常畫到筆義，畫到忘記食飯，畫到忘記日頭暗，害阮某罵阮講「老歲郎不成猴，畫黑漆白赦四正」。
- 阮在畫土符，大家看鬧熱；其實阮畫這款圖，敢會見得里保正？（里保正為日據時代鄉村里的大人物。）
- 人心比山卡高；人命比溪水卡短。
- 透風落雨無地去，還是畫圖卡趣味！
- 畫圖種心花，心花若開真快活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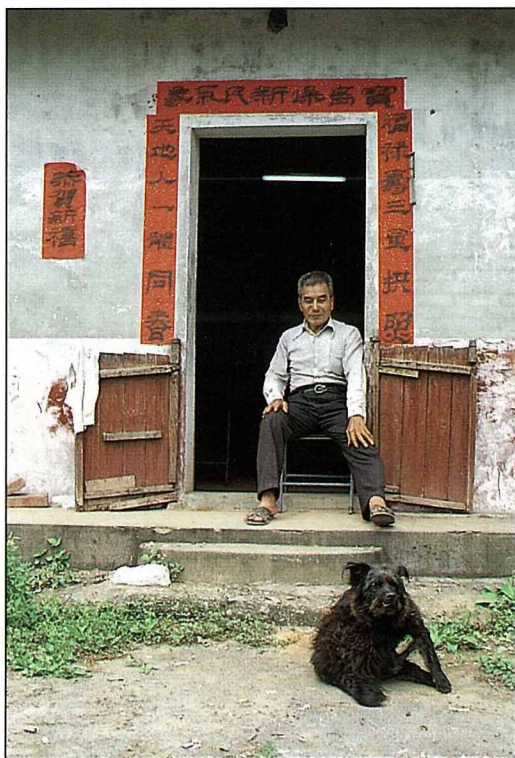


【圖一】

「慫孫仔真不曉惜錢，拿銀票去買厝仔圖甲石頭！」

住在霧峯山頂的老阿嬤，一面在芎蕉園下銀雞鴨，一面開嘴嘮叨唸個不停。一生種田養家的70高齡老祖母，老是想不通，「為何孫兒和孫媳會捨得花掉近萬元的血汗錢，去跟埔里的林淵老先生買那些彩圖和石頭豬」。

「圻文啊！你若真正甲意厝仔頭，你提紙甲筆來山頂寮仔；阿公果子園若整理好，才繪一堆給你！」76歲的黃栗生，給孫兒答允了這個承諾，一方面是為了平息老伴對孫兒花錢買畫的苛責；另一方面也為了報答孫兒的孝意——新婚蜜月旅行帶著爺爺奶奶到埔里參觀林淵藝術工作室。



【圖二】

【圖一】「溪橋邊兩戶人家厝」，1990，壓克力顏料。

【圖二】「一盆美花」，1991，綿紙、不透明重彩。

艷紅盛開的花，如孔雀開屏般的綻放，象徵著人生富貴。

【圖三】獨居霧峯山上種水果畫圖自娛的黃老先生。



【圖四】「種田人的生活」，1990，廣告顏料畫於肥料袋紙背。

以類似埃及壁畫的平面記述圖象法，呈現農夫犁田、採水果、吃飯、睡覺的生活經驗，富有自然情趣的生活畫。

【圖五】「炭工生活」，1990，綿紙+不透明重彩。

漆黑的地底下，兩列人群正為採煤礦而忙碌；上列人物頭燈射出亮光，十字鏟在揮動下灑落了炭土。人物為正臉側身的視點移動法，是典型的樸素畫風。

自從教兒童畫與從事現代繪畫的黃圻文送一堆畫具給他爺爺之後，黃老先生看電視的時間逐漸減少了，因為他把耕種田地以外的空間，全部投入畫紙的彩墨遊戲中，雖然一開始會碰到「筆不聽手意」的困擾，但是一想到埔里林淵自得其樂的「種田人藝術」，黃老先生也就一身是膽，一筆一筆的在畫紙上敘說起自己的人生故事。

黃栗生老先生，民國4年生於台灣彰化縣線西鄉，5歲時喪失父母，由其唯一的親姊扶養長大。為了糊口生活，從小便參與農耕、捕魚、打雜的勞動工作；少年時的黃栗生除了修鐵路，還下礦當採煤工人。結婚後，終於以佃農的身份定居於霧峯山上，成為大富林家佃農的黃栗生，以種香蕉、荔枝、鳳梨、竹子為主業，開山墾林種山果，養家立業安渡了40餘年的歲月。

黃栗生的彩繪，是深具農民



性格的台灣樸素藝術。他的畫齡雖資淺，但畫風却獨特凸顯。三年來的畫作，數百幅的彩圖就像一部「生活圖畫傳記」，傳記的內容是年近80的畫家生涯，其中有樸實認命的勞動生產事蹟，也有敬天謝神的心靈圖像。

黃氏傳記的「古早篇」，敘述的是黃粟生早年流浪謀生的故事。其中有少年漁郎捕魚、賣魚的場景，也有舉鋤挖路、開隧道的日記圖，更有築鐵路、開火车的浪漫記憶，最是難忘的則是在地底層挖煤採礦的歲月。

圖畫傳記的「現世篇」，呈現的是黃粟生在霧峯當果園佃農40年的山中日記。畫中有牽牛犁、開山種果樹、飼養家禽的生產圖象；也有寺廟祭神、樹下閒講、山寮對飲的收穫行儀；也有瓜



【圖六】「樹林內」，1990
廣告顏料畫於肥料袋牛皮紙背。

深山樹林內，有間廟寺，廟邊有大樹也有飛鳥；樹下有人種田，也有人牽狗打獵，想欲打大把尾的「魚鳥」。

【圖七】「廟寺」，1991，
綿紙＋重彩。

這間廟寺真光彩，一層一層疊真高；黃紅柳綠金嘴嘴，佛祖坐禪此萬人。



《黃票生簡歷》

- 1915年生於台灣彰化線西鄉。
- 5歲父母去世後，由唯一胞姊撫養長大。
- 終生勞苦，從事耕種、捕魚、築鐵路、挖煤礦等工作。最後以佃農身份經營果園，至今40餘年。
- 76歲時，隨新婚的孫兒孫媳走訪埔里林淵工作室後，深受刺激，即開始畫畫，塑造自娛。
- 同年三月參加「阿公阿婆畫新年」比賽，榮獲台中市第一名。
- 作品曾參加台北誠品藝文空間邀請參加「樸素藝術節——台灣樸素畫聯展」。
- 愛畫農民勞動生活的想像畫，也捏塑陶偶自娛。

【圖八】「牽罟捉魚」，1990，廣告顏料畫於肥料袋牛皮紙背。

埤圳溪溝真大條，年底駛船牽罟來捉魚；大家做伙來協力，魚蝦算公家分。

【圖十】「荒野溪溝」，1990，綿紙+彩墨。

兩人牽手來散步，行到椰樹溪溝邊；日頭落山天猶光，荒野開闊好談心。

【圖八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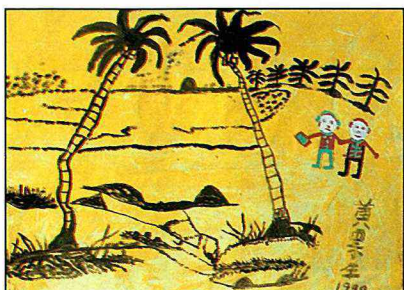


果滿棚、芳花盛放、竹叢下納涼等農家悠閒情境。

黃老先生早期的畫作，有些畫在月曆紙的背面，也有些畫在農家肥料袋的牛皮紙背，讓筆者深刻難忘。帶有硫酸銨肥料味的牛皮紙，四邊裁剪並不很整齊，皺皺如老人皮膚的紙上，記敘著一幅幅近八十老農的回憶。黃老先生的圖象映在我眼裡，我的意識中浮現的不是美感的問題，而是生命價值的省思；他的繪畫，跟他那一雙粗厚有力的手，跟他那謙卑木訥的臉，跟他那微跛的身影，同是一種生命的象徵——台灣老農夫的標記。

就繪畫風格來看，黃票生的作品，呈現了樸實認命的莊稼漢精神。厚塗濃艷的筆觸，流露著

【圖十】



畫者對太平盛世與豐餘農家的祈願。舉鋤拉網等不同勞動角色的替換，是畫者浮生行業的現身報告。非透視性的平面空間無垠的延伸，是樸素畫家在台灣土地上奔波經驗的直覺畫法。正臉正身側手側腳的人物圖象，是類似埃及壁畫的移動視點畫法；最是可愛的是畫中經常出現的「烏魚」，能在空中飛翔也能在水中浮游，可說是黃票生作品的視覺符號——一種穿梭現實與理想世界的合體精靈。

「畫圖親像種心花，心花若開人就快活」，黃老先生一面談笑，一面揮動著畫筆，沒一會兒工夫，那畫紙就浮現了「烏魚」的遊戲世界。在集合夢幻與現實的平面舞台上，花草人獸都是身價同等的符號，隨著畫筆被請上畫紙來，演出一場生活回憶，也可以演出一場老農夫的祈願。畫由心轉，樸素畫家的遊戲規則都自己設計的，黃老先生在跟筆者道別時說：「透過落雨沒地去，還是畫圖卡趣味！」